

真不敢相信,向来生龙活虎的高凌风大哥竟会如此寂寞远行。春节前三天,他还从台北打来电话,兴奋地告知,前度数次化疗均告失败,但一位中医却使他死里逃生,转危为安。他急切希望帮助那位医生友人出版其专著,推广中医治癌理论。谁知,不到三周时间,书稿未等来,却等来他撒手人寰的噩耗……

记忆中是在2006年主持《舞林大会》时认识高大哥的。之前,常常听台湾友人数落高凌风的种种荒唐行径。譬如因年少得志而不懂得珍惜,频频摆架子,弄得秀场和电视台急得跳脚,父亲过世的打击又让他过起了“五毒俱全”的不羁生活。他曾被枪打过,被斧头砍过,也曾有一夜狂输七百万的记录。因此,坦率地讲,我看高大哥往往带有一丝偏见。然而,在录制节目过程中,看法逐渐有所改变,因为在他那“无厘头”的表象之下,却有着一个音乐人特有的执着与严谨,每个舞步和音符均力求准确无误,有时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被淘汰的刹那,这位历经大风大浪的资深艺人竟伤心地哭了起来,弄得我一时无知所措。后来私下闲聊,他告诉我,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姑娘的酒窝》那首动感歌曲而在歌坛脱颖而出。那时,穿短裤,留长发,戴墨镜和耳环,扭腰摆臀,大力甩动麦克风,驼背缩脖两腿伸展……几乎成了他的标志,“青蛙王子”的绰号也由此不胫而走。正当歌唱事业到达巅峰时,得意忘形的他渐渐“忘了自己是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以为我即是‘宇宙’”。很快,高凌风事业如自由落体般坠落深渊,且万劫不复。最窘困时,他几无立锥之地,只得蜷缩在朋友家的阁楼上,靠在游船上给游客发牌赚取可怜的生活费,妻子离他而去,昔日跟随左右的一班朋友也一哄而散,真可谓祸不单行。于是他得了忧郁症和一种奇怪的免疫性疾病。他曾感叹,穷有时比疾病与死亡更可怕!正当最绝望的时候,他在飞机上偶遇星云大师。大师一句“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理想”让高凌风豁然开朗,他决定抛开过去的荣耀,弯下腰重新开始。不久,除音乐和舞蹈外,他又借“模仿秀”回到公众视野,再攀艺术高峰。经过这一路跌跌撞撞,他对每个机会都倍加珍惜。打那以后,他的人生哲学便是“做事要拼,看事要淡”。

两年后,《可凡倾听》赴台湾做系列采访,虽然采访名单上并没有高凌风的名字。素来行侠仗义的高大哥得知消息后仍以妻子金友庄在台北闹市区一家上海餐馆设宴款待。席间,听说我们约访琼瑶女士受阻,他主动请缨,帮忙从中撮合,因为琼瑶女士当年对他有知遇之恩。高凌风早年与友人组了个乐团到琼瑶家表演,慧眼识珠的女作家看了甚是欢喜,并对他直言相告:“乐团中只有你会红。”因琼瑶乳名“小凤”,平鑫涛先生便给乐队起名“火鸟”。他们夫妇还热情地向刘家昌和白景瑞推荐。后来,白景瑞导演要拍一部爱情片,请琼瑶提供故事脚本。琼瑶灵机一动,便将当时名叫葛元诚的真实故事写成了小说《女朋友》。小说风靡一时,平鑫涛琼瑶提议:“干脆你的名字就叫高凌风吧。”从那天起,这个艺名便跟了他大半辈子。高凌风追邓丽君,平鑫涛琼瑶夫妇还破天荒地帮着出谋划策,设计了一串心全部送给邓丽君,还写成一首歌《心连心,心怦怦脸儿红,都是为了你,是你到我的梦里来,还是要我走出梦中”,并在树上用红丝带绑着,由平鑫涛题字:“问彩云何处飞,愿今生永相随。”所以,高凌风视平鑫涛琼瑶夫妇为恩人、贵人、亲人。每年大年初一必去拜年,雷打不动。即便甲午新春,病情恶化,仍如期而至。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高凌风为谋生计远赴拉斯维加斯演出,因时间冲突未及登门。出乎意外的是,当高凌风一踏上舞台,一眼便看见平鑫涛琼瑶夫妇端坐于观众席中,用关爱的眼光凝视着他,高凌风的眼泪顿时奔涌而出。虽说那次因种种原因,对琼瑶的访问最终未能完成,但我心里对高大哥仍心存感激。

2012年初春,我约高大哥与儿子宝弟参加《可凡倾听》春节特别节目《龙图大展》录影。之前,他与妻子金友庄婚姻触礁。经历过两次失败婚姻,高大哥对第三任妻子小金总是疼爱有加,小心翼翼。他甚至研究出一套夫妻相处之道:“如果两人吵架分不清对错时,那我们就让到底。宁可当一个没想法、没反应的矿物人。”小金也坦言:“高凌风这些年巨大的转变(个性、爱情、家庭观……)是由坏变好,若不是亲眼见证,打死我都不相信。”她还自豪地表示这个家庭是“稳定中求发展”。没想到,两人感情竟会变得如此不可收拾。高大哥一度意志消沉,来沪小住,便常常来我家聊天解闷。言谈中,他从没一味指责小金,相反,大多数时候都在唱“是我错”,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尽管高大哥曾放出豪言要誓死捍卫婚姻,但他心里很清楚两人到了该唱“Goodbye my love”的时候。他在节目中首度公开透露琼瑶给他的九字锦囊“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虽然遗憾,



游子浪迹在天涯,总说思乡归无眠。今年回来拜亲友,扛竹送往好人家。

(中国画) 老树

着他,高凌风的眼泪顿时奔涌而出。虽说那次因种种原因,对琼瑶的访问最终未能完成,但我心里对高大哥仍心存感激。2012年初春,我约高大哥与儿子宝弟参加《可凡倾听》春节特别节目《龙图大展》录影。之前,他与妻子金友庄婚姻触礁。经历过两次失败婚姻,高大哥对第三任妻子小金总是疼爱有加,小心翼翼。他甚至研究出一套夫妻相处之道:“如果两人吵架分不清对错时,那我们就让到底。宁可当一个没想法、没反应的矿物人。”小金也坦言:“高凌风这些年巨大的转变(个性、爱情、家庭观……)是由坏变好,若不是亲眼见证,打死我都不相信。”她还自豪地表示这个家庭是“稳定中求发展”。没想到,两人感情竟会变得如此不可收拾。高大哥一度意志消沉,来沪小住,便常常来我家聊天解闷。言谈中,他从没一味指责小金,相反,大多数时候都在唱“是我错”,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尽管高大哥曾放出豪言要誓死捍卫婚姻,但他心里很清楚两人到了该唱“Goodbye my love”的时候。他在节目中首度公开透露琼瑶给他的九字锦囊“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虽然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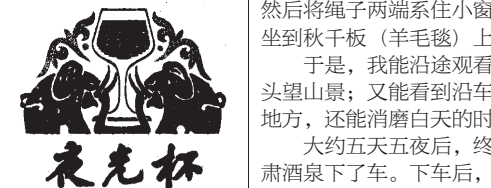
去秋尔科兄由纽约返沪省亲,相约趋访周慧珺先生。那天早晨,尔科、华敏和我围坐在周家客厅,茗雾袅袅中,与她聚话阔别。尔科和我都带了些书作去请教的,尔科是多件拟出版的医学警句,我是琵琶引卷,另外尔科还携慧珺中年时临摹怀素的草书旧稿,她饶有兴致地逐页翻看,遇字迹不清时,便侧过脸问:“这是啥字?”当见到由尔科精心保存着的自己三十年前的书法时,惊异而兴奋,往事悄悄又回到了眼前……兴之所至,大家来到了她的书房,在大笔筒里她随手拿起一支羊毫,蘸墨搽毫,在我们的书稿首尾题跋起来,我的卷首上她写了“华信闲情”四个大字,我对它的评价是:元精淋漓,剑气险绝。

我是慧珺的书迷。看到她的字,屈指一算,由来已经五十余年了。原先,我与她是五十年代南模高中的同学,她高三(1)班,我高三(2)班,每天同一小梯上上下下,却相见而不识,还是二十余年后在南模校友会上倒算认得的。六十年代初,尔科、华敏从青年宫带回的一些同学书法习作中,慧珺最出色,记得临写的是欧阳询《醴

有一位50后著名作家,在一个文化沙龙上谈到李白的诗,虽然话不多,却让人疑云重重。且让我们“回放”一下他的话:“这个诗在当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无非是为讨一碗饭吃。今天我们看不懂的那些,但是当年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白话文,他当年写诗,在茶楼或者酒楼,一定是打油诗,顺手就来的,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彻底的白话文,我们对那些诗全都不懂,但是对他们来讲一定是顺口溜,如果不是顺口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天才出现。”

这段话被记录下来,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我读后,有几点不明白,提出来就教于方家:其一,李白的诗在当年有多重大意义,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且不论,有意义或无意义,都不影响李白作为伟大的天才诗人的文学地位。但如果说,李白写诗,“无非是为讨一碗饭吃”,这就让人莫名其妙。众所周知,所谓文人著文写诗,获取稿酬、版税,在中国是近代的事。此前历史上,民间或知名文人艺术家,通过给别人写碑文或写字(书法)画画,获得润笔费,也是有的。但通过写诗来讨饭吃、讨酒喝,吾辈尚未看到过此类文字记载。文人在酒席上相互赠诗是有的,李白的诗也有很多是在喝酒时的应景之作。要不然怎会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说法呢?喝酒高兴了,诗兴大发,这是情动于衷而流于诗,并无什么功利因素;还有一种情况,在酒席上即兴作诗,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但如果通过写诗“讨一碗饭吃”的话,写诗的时机动机就完全变了,一定是先将写好的诗呈上,通过主人的“审读”后再赐以酒饭。在李白的诗歌创作经历中,有过“诗丐”这种事情吗?不愿

但高大哥却无怨恨,他语带哽咽地说:“人生都是一个缘分,能够携手走过16年,已属不易!小金在我眼里可分为四个阶段:先是‘情人’,然后是‘太太’,慢慢成为‘亲人’,最终我希望进入第四阶段‘恩人’。我真心感念小金一路对我的恩情。”一个人若无坚强的内心,智慧与勇气,断难说出这番话语。“弱而愚者,不知谁看得起他,谁看不起他。弱而智者,最在乎谁看得起他,谁看不起他。强而愚者,以为无论是谁,都看得起他。强而智者,看得起他,看不起他,一样,他对别人也没有看得起看不起可言。”读木心先生这段文字,便想起高凌风,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悲剧英雄,一只不死的小鸟!



尚以晚唐北宋名家为楷模言,沈侧重米、苏,墨色丰润,秀劲清隽;陆着力杨(凝式)、米,纵横恣肆,奇崛跌宕;周神紫米、黄,剑气内敛,气势豪迈。以俗人口味来说,沈先生“甜”,陆公“鲜”,周先生兼味在“鲜”、“甜”之间有点“辣”,正巧迎合时代的激情,被千千万万个百姓所接受、推崇和热爱。我多次观赏慧珺写字:一个弱女子,擎起一管大羊毫,飘飘落笔,随势逆入,行笔疾而涩,提按自如,方截中含圆润,娟秀间见刚健,更妙在收锋,轻轻一提,棱角方整,气势磅礴。印象中米老曾有此意,被慧珺一眼看破而拓展了。为此我特意请教,她谦逊地答:由于关节原因,手腕使转不灵,是靠臂力拎起的。遂成了一种历来未见的风韵特色。

东晋有位杰出的女书家叫卫铄,工书善隶,人称卫夫人,师承钟繇,书传王羲之,名烁青史,然其后则女书家寂寂千余年。今慧珺奋起,特立独行,颇颇前贤,且桃李天下,冀希她能培育出当今王羲之,为时代增光,而贡献于书坛。

写“顺口溜”的天才

陈歆耕

“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会通过写诗讨口饭吃吗?其二,这段话称李白诗在他所处的时代“一定是打油诗、顺口溜”,不知这位作家作出如此肯定判断有何史实依据?还是虚构性的猜想?小学生都知道,打油诗和顺口溜与优秀诗歌比,是有高下、雅俗之分的。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关于“顺口溜”的解释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口头韵文,句子长短不等,纯用口语念起来很顺口。”甭管李白的诗中,现在看是明白如话的,还是读起来有些生涩难懂的,大概都不适合称之为“顺口溜”。靠写“顺口溜”,写出一个天才的伟大诗人,此种事情在文学史上闻所未闻。请读



文坛吃语

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与“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上谁怕谁?”,尊敬的作家先生,你能读出优秀诗歌和顺口溜的区别么?最后,这位作家断言,李白的诗在当时“如果不是顺口溜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天才出现。”对如此“绝对”,我只能“呵呵呵”,无法再说什么了。无知并不可怕,无知而“信口开河”确实可怕。今天的诗人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那么,就顺着这位作家的思路,请诗人们抢着胳膊写“顺口溜”吧,这才是通向未来天才诗人的最佳捷径呢。

让我善意地揣测一下,这位著名作家的本意或说只是想,“李白的诗中,今天读起来有些难懂的诗句,在他所处的时代可能是通俗易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其中在特殊语境下流行的字词,变得陌生而不解了,就如今天流行的‘卖萌’,过若干年后可能后人也无法从字面理解,需要查《汉语辞典》”,但他在口头表述时,却破绽百出。不知我的“揣测”对不对,需要作家本人“对号”解读。

我有过一次免费远途旅行,是1958年11月30日晚上,在上海江湾火车站,踏进一列火车的一节车厢时开始的。当时要到哪里去,是远,是近,都是谜。后来知道谜底是远,很远!

免费远途旅行记

张朝杰

我乘的是专列,不过这专列不是那专列。当时铁路几乎都是单线的。那专列一路遇绿灯,这专列一路吃红灯。不管在白天还是在黑夜,到达大小车站,只要前面来的列车要进站,后面来的列车要超车,这专列都得靠边站,停到一段支轨上。停的时间有长有短,次数难记,我恍然大悟,这是特慢专列。我踏进的车厢不是硬卧,更不是软卧,而是地卧,把铺盖摊在火车地板上睡觉,床位面积比卧车的床位略大。再说,与软座和硬座相比,地卧能坐能睡,前两者只能坐不能睡,还是地卧好。我乘的车厢名为闷罐车,其实不是像罐头那样密不透风。车厢两旁高处各有两小窗,冬天吹进来的寒风不大,盖棉被加羊毛毯蛮暖和的。小窗帮了我大忙。启程的第二天上午,我躺在地卧上,看着小窗,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我用折短了的铺盖绳和折小了的羊毛毯,做成秋千状,然后将绳子两端系住小窗的两根铁杆,抓住铁杆一跃坐到秋千板(羊毛毯)上。

于是,我能沿途观看窗外景色,像诸葛亮坐在城头望山景;又能看到沿车站名,知道自己已经过什么地方,还能消磨白天的时光,一举三得,不亦乐乎。大约五天五夜后,终于在远离上海千山万水的甘肃酒泉下了车。下车后,背上行囊列队走出车站。什么么?我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1958年被错送进去的劳教队也。这两错到1979年才得到“改正”。列队走在酒泉马路上,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看到了酒泉之所以名为酒泉的那座名扬四海的井。三天后,在乘卡车前往目的地马鬃山新生(改造厂矿统用名)煤矿的途中,我又眼睛一亮,看到了长城西吃的嘉峪关。如果没有这次免费远途旅行,哪能有这么好的眼福?

十日谈

女性风采

与郎平一封信的缘分,请看明日专栏。